

字

馬琮珠、何倩彤、文美桃首度合作的聯展「字裡行間」，吸引不少人遠赴香港仔觀展。展覽名稱先定英文：「The Spaces Between the Words Are Almost Infinite」，來自電影《觸不到的她》(Her, 2013)裏面Samantha對Theodore說的話：「I can still feel you, and the words of our story, but it's in this endless space between the words that I'm finding myself now. It's a place that's not of the physical world. It's where everything else i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text | ida photo | Chow 受訪者提供
edit | Lucas art | kelvin

裏

行

文美桃

有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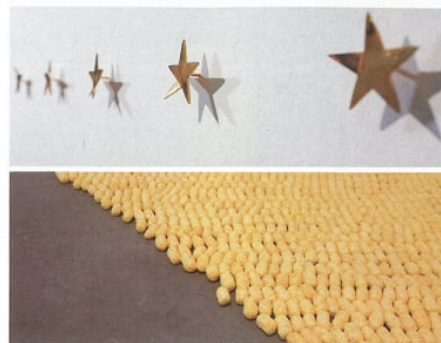
間

馬琮珠

光

何倩彤

馬琮珠，那五顆999金星星



《那星》，2020

《罪孽》，2020



《迷魂記》局部，2020

《吸血鬼》局部，2020



《新女性》局部，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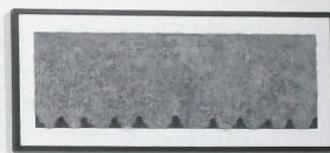
中 文名「字裡行間」是馬琮珠提議。

訪問當日，三人的衣着在沒有夾過之下，出奇地合襯。至於三人一起辦聯展，也沒有想太多，便本着「點都夾到」的默契著手進行。在題材、用色、表達方式都互相呼應。過去一年，記者訪問的藝術家，無論是戲劇、音樂、電影，以至舞蹈範疇的，他們的選材、創作，幾乎全部呼應這個正在翻天覆地的社會，三人也不例外，雖然作品都是靜靜的，但其中的不安、憤怒和幽默，都透着時代氣息。而三位藝術家另一個共通頻道，就是電影。

踏進展場，第一眼被文美桃的《案發現場一腳》(2020)吸引後，隨便見到三幅大型拼貼畫作《新女性》、《迷魂記》和《吸血鬼》，全部是馬琮珠今年的創作，取材自茂瑙和希治閣的經典電影，《新女性》則是蔡楚生執導、阮玲玉主演的三十年代中國電影。這組作品，繼續馬琮珠之前以現成影像為素材的探索，藉此介入難以言明的荒謬處境。

記者相當喜歡她另外一組兩件的作品《沙丘》，初看不明所以，只是被畫面吸引，其中一幅畫面上方有一排卡通動物的腳，狀甚可愛。經藝術家解謎之後，可愛昇華為幽默。這些動物短腳，原來是：「政府高官出席新聞發布之後，都會站成一排拍大合照。我就選了合照裏腳的部分，另一幅則是官員開會的照片，我選了頭頂的部分，會堂的背景也褪掉。」

馬琮珠的黑白作品都有一份靜悄悄的詩意，然而今次一幅黑白大畫名為《七頭》，而一組五顆由九九九純金製作的作品叫做《那星》，地道香港人自然有會心微笑的聯想。給人印象是斯文有禮的她笑言，這幾年也開始接受到粗口作為有效的表達方式。



《沙丘》一組兩幅，2020





《扒手》局部，2020

文美桃， 偷走一個國家信任的扒手

文美桃的創作很喜歡重塑異化的肢體。之前創作了《手·結核性痲瘋》，今次展覽一進場便見到一隻濕疹極度惡化的腳，乍看以為腳上是藤壘等海邊生物，尤其是看過備應一組拍攝泳姿的作品《誰是殺手》，經過後期加工，相中人似在玩韻律泳也像是浮屍。同一空間有一個錄像作品《逃生門》，取材自自希治閣電影《奪命狂兇》(Frenzy, 1972)。

走出大廳，見到文美桃的另一項關於肢體和病變的創作，也是今次展覽最多人打卡的作品《扒手》。此作寄託了兩種藝術家深有感受的「扒手」體驗。首先是布烈遜的經典電影《扒手》(Pickpocket, 1959)，文美桃觀影時感受到主角

(Martin LaSalle) 溫柔地偷走目標的財物。然後是一次她在西班牙旅行的親身經歷，「大家固有的印象是西班牙治安差，出入要小心。有日，我在當地商店門外跌倒，店主、街上路人全部走過來幫助我，只是出於小城居民互相關心，西班牙其實很善良。我覺得應該給他們多點信任。之後我再去超市買東西就只揸着tote bag出門，結果銀包被扒手偷了。那一刻小偷偷走的，不只我的銀包，連我對這個地方的人的信任也一併偷走了。」

文美桃的傷感，結連上布烈遜《扒手》的影像，作品左右兩邊的手，就是定住了「偷」和「藏」兩個溫柔而不被知覺的瞬間，而收在手心的東西，其實是手指皮膚的病變。



《扒手》，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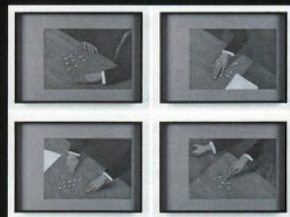


《誰是殺手》局部，2020



何倩彤的作品很多時是清明上河圖式的，單看作品畫面是一種收穫，如你有興趣走進去逛逛，會有更多文學、音樂、電影的收穫，特別是和電影有關的。曾經有藏家說，喜歡何倩彤的作品，是因為她很誠實。的確，在她的作品裏面，會看到她看過的電影，看到她失眠夜看到景像，以及她戲言沒有意義的創作陪她走過的困頓。

展覽早期的宣傳照，用上她一組四幅的《時間是他的玩具》，來自《雄才偉略》(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1957)，捕捉戲中律師排藥丸打發時間的畫面。何倩彤坦言：「為這個展覽做創作之時，是我人生中狀態最差的時期，那時經常吃藥。我便告訴自己，只要我吃完醫



《時間是他的玩具》，2020

何倩彤， 如果創作有任何意義

生開的藥，個世界應該會好一點，我也會好一點。」因此決定做一些有關藥的創作，「藥丸是關於時間的東西，整個設計是經時間規限。你很想趕快吃掉那些藥，早點完成療程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會有生命危險，你只能按部就班。藥丸很細小，但對人的影響力很大。」小小的藥丸力量不小，但人不是不能擺脫，同場她的另一張畫作《病是恆久忍耐》，靈感來自電影《天使愛過界》(He Loves Me... He Loves Me Not, 2002)，「我很喜歡結局時，女主角出院，然後有人移開衣櫃，發現她將所有藥丸貼在衣櫃背，砌成了一幅人像。我很喜歡，所以做一張藥丸和人的人像。」

何倩彤說，她過往的展覽，大家都將焦點放在繪畫作品上。她今次特意將重點放在錄像。三組錄像作品，以長49分鐘的《星光》最有份量，她將各式電影中黑暗中隱約見到光的畫面剪輯成作品。黑暗中的光慣常象徵希望，但在電影裏可以等同未知和危險。她笑說：「我電腦桌面有個folder叫『如果創作有任何意義的話』。要說意義，會是個video陪伴我走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

《明天永遠沒有來》，2020



《病是恆久忍耐》，2020



◎《字樓行間》

- 日期：即日起至10月10日
- 地點：香港仔安全口畫廊
- 門票：免費參觀
- 詳情：www.galleryexit.com
- 查詢：2541 1299